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心が揺れた一冊

松久淳 + 田中涉

恋火

豫阳译

青島出版社

恋

松久淳 + 田中涉

火

豫阳
译

青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火/(日)松久淳,(日)田中涉著;豫阳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1
ISBN 7-5436-3503-8

I. 恋... II. ①松... ②田... ③豫...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823 号

© 2002 by MATSUHISA Atsushi & TANAKA Wataru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美国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授权引用《THE RABBIT'S WEDDING》部分章节。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2005-075 号

书 名 恋 火

著 者 (日)松久淳+田中涉

译 者 豫 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责任编辑 杨成舜

封面设计 张 田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1230mm)

印 张 5.25

字 数 80 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36-3503-8

定 价 15.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

地址: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0532—88183519 邮编:266400

焰火制作师泷本莞尔和钢琴演奏家桧山翔子是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约定眼下要全身心地投入各自的工作——

泷本每年夏天都要为翔子制作和在焰火大会上燃放一个“恋情焰火”，翔子则要为每年燃放的恋情焰火创作一支钢琴曲，用恋情焰火和钢琴曲纪录自己的成长历程，并梦想着在十年之后的结婚仪式上燃放恋情焰火、演奏由十个曲目构成的钢琴组曲……

当时，人们都目睹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那只是自己的一种错觉。

啪！——当一个搭眼一看就会感到温馨的焰火，随着干瘪的声音升上夜空的时候，不知哪里传来了美妙的钢琴曲。钢琴演奏的旋律缠绕着天空中绽放的花朵，不久火光和声音又相携而去。

就在这一瞬间，人们看到一个不可想象的东西从天而降。

那是一架钢琴。

一架黑亮黑亮的平台式钢琴，在橙色笼罩之下飞向地面，不久又同火光一起消失在黑暗之中。

大家都想把刚才看见的美景视为自己的秘密，各自怀着幸福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我自己的性格完全展现在这种指法当中了吧。

健太望着键盘上与自己意志似乎无关地跳动着的手指想。

最近几年，每当在这类演奏会上弹奏钢琴时，他总会产生这种感觉。首先，在总共六十名管弦乐手当中，定音鼓和打击乐器的人会第一个消失。如同特技摄影连续剧拙劣的场面转换一般，消失得迅速然而杂乱。在他们的身影消失的同时，小号和长号的声音也会消失，而且不是渐渐离去，而是快得犹如画面突然切换一般。其次，单簧管和双簧管等其他管乐手也同样消失，接着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等弦乐器突然销声匿迹，不久耳边回荡的便只有第二小提琴和自己钢琴的声音。而且，小提琴手们也都悄然消失，紧接着指挥则会以一种不是留下而是忘记的感觉消失。

最后，大厅里回荡的只有自己弹奏的钢琴声响。健太环视会场，听众不知不觉地散了。而且，发现自己也飘浮在钢琴上方数十厘米处，观看着键盘上飞舞的手指，根本不觉得是自己在弹奏。

眼下正在弹奏的是莫扎特的《第 21C 大调 K467 钢琴协奏

曲》。

健太自己都认为自己技法高超。至于准确程度，他甚至觉得直接录音制成 CD 都没问题。但是，他也知道这种 CD 也许适于用作儿童教材，绝不是那种众人疯狂购买，听后感动不已的 CD。

然而，上星期这种面向儿童的钢琴教师的工作，已因人员精简而遭解雇，也就是说被迫下岗了。

钢琴仅仅是个职业罢了。工作并不一定是钢琴。

如此这般自言自语之后，随着曲目逐渐接近尾声，健太终于慢慢地把自己从梦想拉回到了现实。首先自己下降数十厘米切实地在钢琴前面确认自己的手指和声音感触，将原本稀疏的听众请回观众席，让只有姿态属于一流的指挥重站台上，然后让满脑子夜晚安排的弦乐手和考虑周末安排的管乐手作为一个拙劣的组合再度出现，最后作为重返现实的一种信号，则让定音鼓和打击乐器重在自己头脑中响起。

莫扎特的曲目结束后，稀疏的听众报以稀疏的掌声。

“鉴于这种情况，简单地说就是要裁员啦。那么，以后町山您就不必再来了。”

讲话冠冕堂皇但态度极为蛮横无理的经理突然这样说，当时健太刚刚返回后台正准备回家。据说除弦乐手、管乐手之外，其他包括钢琴手都要由音乐大学学生边实习边免费担

当。虽然在交响乐团，钢琴手本来就是专为演奏钢琴协奏曲临时雇用的，但这样一来健太就失去了所有钢琴方面的工作。

健太不善于争论而且性情懦弱，根据最近的票房和乐队情况早已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他不顾离自己数米之遥的即将兴风作浪的打击乐手，只是应了一声“啊，是吗？”再也没有多说一句，开门走了出去。

再往后的事情，他就记不清了。

我的钢琴，恐怕也就不过如此啦。——他记得，自己如此自嘲地钻进了映入眼帘的一家红灯笼酒馆。他也记得，虽然认为不过如此，但不会喝酒还是喝得超过了平时。他还勉强记得，自己明知酩酊大醉会引起掌柜不满，但还是把柜台视为键盘，以著名钢琴演奏家的身份自居，连续演奏数曲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致使周围的客人或扬长而去，或愤怒不已。

从这个时候开始，健太的记忆变得模糊了。在众人把谴责的目光投向自己的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似乎毫不介意。那是一位留有胡须的刚刚进入老年的男人，他那老当益壮的面容给人一种绅士之感，但他头戴麦秆儿帽子，上穿夏威夷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脚套一双凉鞋。尽管是夏天，他的这种打扮也颇离奇，客气地说是“可笑”，正常地说则是“可怕”。

他对健太的妄想独奏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下岗怎么啦？什么钢琴！——自己独自大发牢骚期间，他也以一种事

不关己的情绪坐在隔开两个座位的位置上。

不，那个身穿夏威夷衬衫的男人，最后的确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奇妙的问题：

“若是没有工作，到我的书店打工如何呀？”

在刚刚起床的朦胧之中，健太根本搞不清楚昨晚是真的发生过此事，还是只是一场梦幻，最后他慢慢地睁开了发涩的眼睑。



啊，睡不醒呀！

香夏子自幼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早上醒得早，起床后马上活动身体，但是这一天早上她却把被子往上一拉，盖上脸再次紧紧闭上双眼，然后用被子压着嘴大喊一声：“啊，真受不了！”

昨天晚上，借用附近的区民会馆召开了鬼怪故事大会，但找来的艺人实在糟糕透了。问题出在轻率上，仅仅因为邻村青年团三年前用过，便把事情拜托给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艺人。讲话艺术欠佳还情有可原，但讲解途中诅咒的少女忽然变成了老太婆，在幽灵回头的关键场面又把“那是这样的表情吗？”说成了“那恐怕不是这样的表情”，后来便随着这个错误东拉西扯瞎编乱造，搞得一塌糊涂。

一年前，站前建了一家百货商店，商店街因此萧条起来。为了让商店街活跃一些，香夏子日复一日地忙碌着。这固然出于自己身为商店街糖果老店之女的责任感，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她喜欢这个商店街，而且喜欢住在那里的熟悉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是根本不进百货商店或掀起拒买运动，她的主要目的是想把百货商店带来的车站旅客尽量吸引到商店街去，实际上那家百货商店也是香夏子的新宠，因为里面有她中意的名牌商品。

以前，香夏子也带头搞过甩卖和抽彩等许多活动，但远去的客流根本阻止不住。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大价钱下大功夫准备起来的鬼怪故事大会，却由于那些瞒天过海的艺人，不，是由于自己不明真相天真地提出“夏天可以搞鬼怪故事”，最后以巨大的失败而告终。

香夏子拖着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愿起床的沉重身躯，匆匆化过妆便向青年会议所走去，准备召开反思会议和进行善后处理。

“啊，是香夏子。”

小学的淘气包们看见她，都跑了过来。然而，今天早晨的香夏子完全没有兴致像以往那样再说：“叫我香夏子大人！”

“怎么啦？香夏子。”

面对眼望前方，默不作答，脚步不停的香夏子，小学生们扫兴地说：

“我也有情绪不好的早晨嘛！”

“来月经啦？”

“我打你！”

“你虐待儿童。”

“烦人，你们别管我。”

香夏子头也不回地这样说。淘气包的领军人物商店街寿司饭馆家的儿子，担心地仰视着香夏子脸庞说：

“香夏子，你是在意昨天的事吧？”

“什么昨天的事？”

香夏子本想就此对他们不再理睬，但关键时刻谈到了最不想让人谈论的话题，她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鬼怪故事毫不可怕的事，用不着往心里去嘛。”

“是啊，那只不过是舍不得花钱，能人没来而已。”

“以前，香夏子所搞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一件火爆的，不要在意，不要在意。”

“现在的香夏子，比昨天的鬼怪更可怕呀！”

让孩子们七嘴八舌这么一说，香夏子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行啦。”

寿司饭馆家的儿子，向其他伙伴挤眉弄眼地说：

“我看香夏子马上就要大开杀戒啦……快跑！”

他的话音未落，身背书包的淘气包们便大呼小叫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起来。

“喂，你们这帮家伙！”

这是一种最后三秒大声喊叫的安排，在香夏子匆忙叫停的时候，孩子们早已绕过眼前的拐角逃之夭夭了。

过了一会儿，呆立在那里的香夏子，朝着淘气包们消失的方向，大声喊了一句：“不要嘲弄人嘛！”尽管她知道电器商店的大叔就在自己身边打扫店前卫生。



“这，您是在嘲弄我吧？”

听到夏威夷衬衫男人的话，健太不由得提出了反问。对于健太的话，男人似乎毫不介意，他轻轻抓了两下络腮胡子。

一觉醒来，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天棚，转眼一看，自己躺在一个陌生房间的一张陌生的床上。

难道是昨天晚上酒醉之后住进了谁的房间？

健太极力恢复理也理不清的记忆，随手打开房门。这里好像是二楼，有楼梯通往楼下。

究竟这是谁的家呢？

健太思索着走下楼梯，拉开一楼房门之后，他顿时大吃一惊，赶忙啪地一声又把打开的房门关上。

刚才那是什么呢？

自己刚才看到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健太只看一眼便已一清二楚，他弄不清楚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昨天，我被炒了鱿鱼。虽然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还是受到刺激喝多了酒，而且，酩酊大醉。后来的事就记不清了。肯定是给谁挂了电话，或者有人把我领了回来，于是我就睡在刚才那个二楼的房间里……那

一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健太知道只有再次开门确认，他做了一个深呼吸，慢慢地开门窥视。不言而喻，透过缝隙看到的还是刚才所见的那般情景。

书店。

这是一家书店。一家并不太大的、任何商店街都有的、极其普通的书店，分为四列的书架和墙壁书橱上，同样以极其普通的方式摆放着极其普通的杂志、书籍和漫画。

这时，门突然一下子从里面打开，手握门把的健太踉跄地摔出门外。当他恢复平衡勉强站定之后，眼前立着一个男人。

“啊，您……”

这就是昨天在红灯笼酒馆的近乎最后的记忆里出现的那位身穿夏威夷衬衫、头戴麦秆儿草帽的半老的男人。

“你偷偷窥视什么呢？”

“啊，这……实在对不起。”

健太慌忙点头致歉。

从年龄上来说，男人恐怕有七十岁左右。看上去上下相差不了五岁，但是他那异样的风貌和形象使得健太很难称他为“老人”。比如，他那夏威夷衬衫和百慕大短裤中露出的手脚和肌肤的光泽，就像装有木棒一样笔直硬朗的腰板，还有他那给人威严的洪钟一般的声音。

“好啦。那么，先把这个系上。”

男人说着递给健太一件黄色的围裙。健太默不做声地接了过来，凝视着那件印有“HBS”组合字样的围裙。

“天国图书服务部。这个，我没跟你说过吗？”

意识到健太的视线之后，男人说。

“那，这个您没跟我说过，那么您跟我说过其他什么吗？”

“不是什么说过没说过的~~问题~~，我给你做过各种各样的说明吧。”

“那，您这是在说什么呀？”

“你是认真在听？”

“是认真的，但……”

“打工的事情啦，这里的情况啦，我记得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男人沉默一会儿之后，把双臂抱在胸前，长叹一口气。抬眼望去，男人身后的书店柜台前面，站着一位初老的女性，系着跟健太手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围裙。男人回过头去，女人向他报以滑稽而令人吃惊的笑容。男人又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转向健太：

“以前，他们总是抱怨我不做任何说明就拉他们过来，这次我做了详细说明，可是……”

“是……什么事？”

“不，我刚才才是自言自语。换句话说，昨天夜里，我在那家

廉价酒馆跟你所说的事，你是完全没有听进去呀？”

“昨天在酒馆……那，对不起，实在是醉成烂泥了，到现在脑袋还疼呢。您是在那里给我做了您所说的说明吗？”

健太终于回忆起来，觉得昨天晚上的确有人提过“到书店打工如何”的事。

这么说来，那不是一场梦啊。但是，也不能就那么真的把人拉到书店睡下呀……哎，这个先放一下，暂且听一听说明。毕竟是酒醉之后的事情，等一会儿好好谢谢人家再回去。

“这里是天国。”

“啊？”

健太本以为谈话会从一小时多少工钱和工作时间开始，听到男子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他在零点一秒之内便提出了反问。

“当然啦，你还没有死。虽然没有死，但要请你来这里做个体验天国的人，并且在这家书店打工。恐怕你同样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叫山木，是这里的店长。晚班由一对奇妙的二人组合来担当，正像你所看到的，早班只有我和那边那位光子小姐。实在是人手不够，有你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可就帮了大忙啦。”

“我已经三十一岁了。”

“哦，童颜不老啊。”

“哎，大家都这么说……那，对不起，您是讽刺我吗？”

健太竭力用冷静的声音问道，但山木表情毫无改变地说：

“我说的天国和童颜不老，都是认真的。”

其后，山木说明的“情况”远远超出想像，听完大概介绍之后，健太变得既没有再发牢骚的气力，也没有再提疑问的体力。

“你们那里的人，对天国似乎存有各种各样的误解。”

山木先来一个开场白，随后开始说明天国是个什么世界。

实际上，人的今生寿命被设定为“一百岁”整。据说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年”。

但是，毫无疑问，并不是任何人都会活到一百岁。既有二十岁死亡的人，也有八十岁过世的人。于是，享受剩余天年的世界便是天国。也就是说，二十岁死亡的人要在天国度过八十年的余生，八十岁过世的人要在天国度过二十年的余生。不过，据说在天国期间一直保持现世死亡时的年龄状态。

而且，一旦享尽一百岁这个天年，人在天国的记忆就会消失，并且作为婴儿重生现世。换句话说，严格地讲天国不仅是死后所去的世界，而且是同现世并联在一起的另一个现世。山木将其称为“账面持平之所”。

“在你们那个世界，有的人年纪轻轻的便因疾病或事故而死，就是这个道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将全是老人啦。因此，这里也和你们那里一样，有国家有城镇也有商店街，人们也吃饭睡觉读书散步，总之同你们那里没什么两样，